

我的

白室家族



下卷

爱新觉罗恒懿 著

她是中国末代王朝清朝皇室的直系后裔，她的曾祖父为端王，

她的二祖父为慈禧太后册立的皇储大阿哥——本是光绪皇帝的继位人。

溥仪皇帝及其弟溥杰是她的堂祖父。

她，就是著名水墨画家爱新觉罗·恒懿。

恒懿女士的曾祖父端郡王又新觉罗·载漪，是咸丰皇帝的侄子。

他武艺高强，秉性忠厚，慈禧太后甚为赏识。

恒懿的二祖父爱新觉罗·溥隽，天资聪慧，文武双全，

深得慈禧太后喜爱，十三岁时，便过继给已故同居之地 抚育培养。

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失败，被慈禧太后囚禁在南海瀛台。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便正式立恒懿二祖父为皇储，

准备废黜光绪皇帝，让他登基继承大统。

在列强的高压下，慈禧太后忍痛将恒懿女士的曾祖父革去一切职务，流放新疆。

并将她二祖父的皇储之位废除，驱逐出宫。

我的皇室家族

愛新覺羅恆懿



下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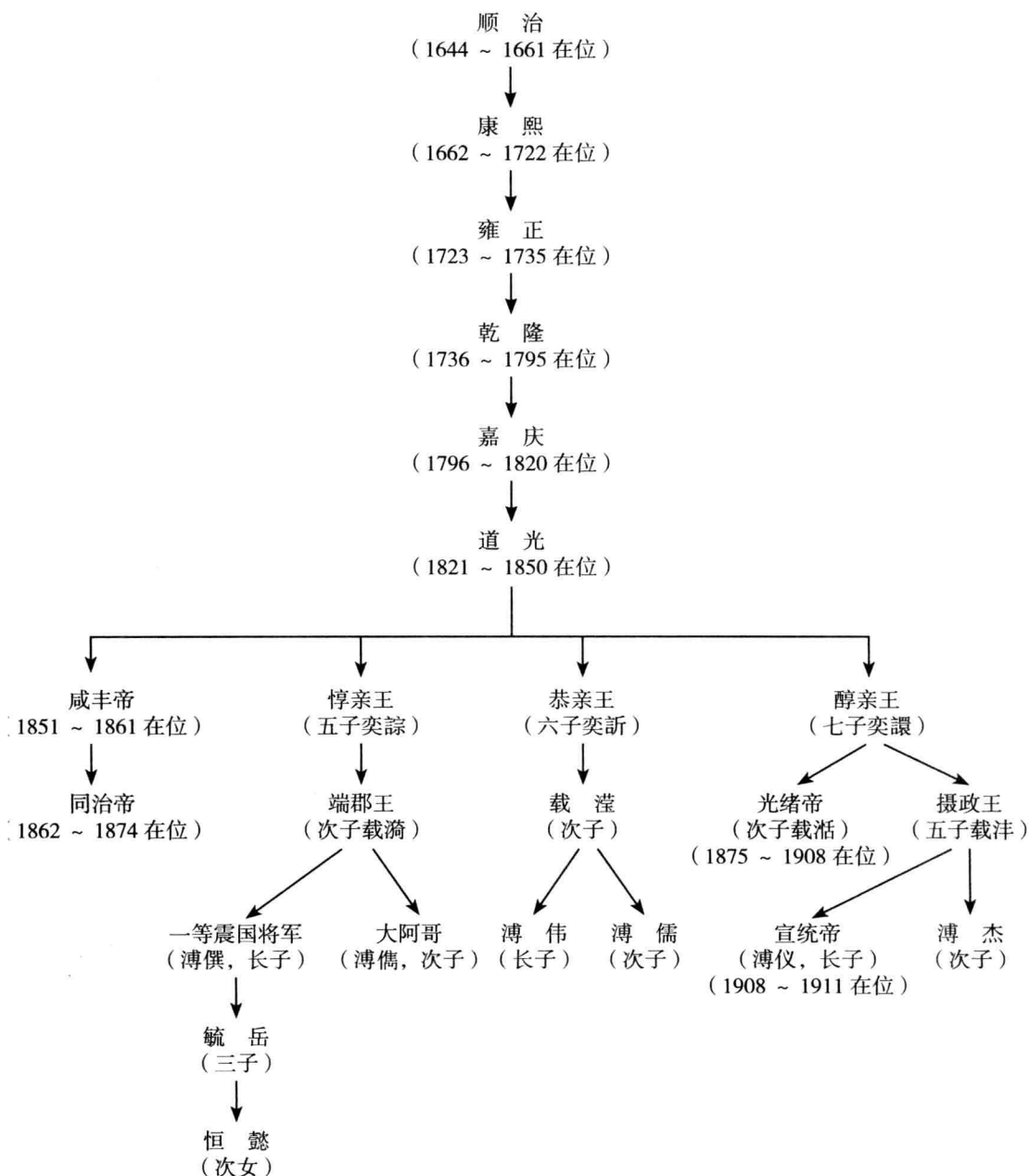
下 册

- 311 第二十九章
西北军将领与郡主喜结良缘 真龙子孙苦尽甘来走出低谷
- 325 第三十章
吉鸿昌上任宁夏 门致中被迫辞职
- 333 第三十一章
小穗带辗转入豪门 罗本祥携家返故里
- 344 第三十二章
末代皇储沦为贫民无人理 苦命丫鬟备受欺凌熬岁月
- 354 第三十三章
大宅门里怪事多 小少爷被骗完婚
- 365 第三十四章
大阿哥典卖五爷府祖产 溥仪登基伪满洲国皇帝
- 377 第三十五章
中日战争爆发 毓岳来福圆房
- 391 第三十六章
孙连仲喋血台儿庄 门致中充疏解放区
- 399 第三十七章
毓岳巧遇黄小姐 日本无条件投降
- 411 第三十八章
孙连仲代表中国政府受降 刘义辰和毓岚峰被捕入狱
- 421 第三十九章
花仙子下凡转来人世 罗本祥病重一命呜呼

432	第四十章 蒋介石仓皇逃至台湾 新中国欢呼声中诞生
440	第四十一章 改朝换代
452	第四十二章 苦乐童年
465	第四十三章 流金岁月 没落王孙
478	第四十四章 难以愈合的伤痕
490	第四十五章 艰辛少年岁月
505	第四十六章 蹉跎岁月“文革”年代
526	第四十七章 在北大荒的插队生活
555	第四十八章 插队在河北
577	第四十九章 回城日月
600	第五十章 下海创业

我的皇室家族◆

爱新觉罗氏近支世系简表





第二十九章

西北军将领与郡主喜结良缘 真龙子孙苦尽甘来走出低谷

岁月如梭，转眼已是1926年。在吴嘉荻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大爷柯布托的几个姐妹都陆续进入兰州女子高级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甘肃省唯一的一所女子学校，入学之学生多半是官吏和富豪之子弟。

柯布托的六妹（我的六姑妈）毓嘉有个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名叫黄宝贞，湖南衡阳人，容貌出众，又善交际，是当时该校大名鼎鼎的校花。她毕业后不久便嫁给了甘肃省财政厅厅长张允荣，当上了厅长夫人。

1928年年初，即将过春节。祖母罗本祥拿出钱递到我六姑妈毓嘉的手里叮嘱说：“今儿个天气还不错，过阴历年咱们也得换换新！带上你的几个妹妹，上绸缎庄一人挑一件料子回来，每人做一套新衣服！”姑妈们听了都高兴得蹦了起来。

六姑妈毓嘉说：“那我们就去最大的绸缎庄明义号怎么样？”

八姑妈毓凤说：“明义号的料子最全，花色品种也多，那我们赶快走吧！”

一迈进明义号的店门，只见黄宝贞也正在那里选衣料。六姑妈毓嘉兴奋地走过去，热情地打着招呼：“宝贞，真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怎么样？我的大厅长夫人，婚后生活一定很美满吧！”

“讨厌，你就会拿别人打哈哈，难怪同学们都给你起外号叫‘六猴’呢！”言罢两人均哈哈大笑。七姑妈、八姑妈、九姑妈、十一姑妈都愣愣地望着她们。六姑妈毓嘉忙拉着黄宝贞的手走过来对妹妹们说：“这是我最要好的同学黄宝贞，是省财政厅张厅长的夫人！”

几个姑妈礼貌地向黄宝贞行礼问好。黄宝贞一见我这几位如花似玉的姑妈，双目闪烁出惊喜的光芒，激动地说：“毓嘉，想不到你有这么几位漂亮的妹妹，简直是七仙女下凡啦！这么美的人只有在天宫里才能找到！”

黄宝贞的赞美使得几位姑妈都害起羞来。八姑妈毓凤红着脸说：“姐姐才

似月中嫦娥呢！”八姑妈这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黄宝贞继而又说：“来，你们都来帮我选选衣料，给我当当参谋！”

六姑妈毓嘉笑着说：“你就这么相信我们的眼光？”

“那当然！你们都是金枝玉叶嘛！眼光绝对错不了！”大家挑选完衣料，黄宝贞热情地招呼着大家：“走，到我家玩玩去！”

几位姑妈都有些犹豫，站着没动。

“走吧走吧！”黄宝贞热情地连拉带扯把几个姑妈都推上了自己的汽车，一面还风趣地说：“尊贵的小郡主们，委屈一会儿，先挤一挤，凑合凑合吧！司机，开车！”汽车鸣着喇叭疾驰而去。不多时，便停在省财政厅的大门口。黄宝贞用手一指：“瞧，到了，我家就住在财政厅后院。”

姑妈们跟着她走过一堂、二堂、三堂，便到了黄宝贞的会客厅，只见客厅里坐满了客人。这几位客人均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时，通过了第二路军司令冯玉祥的建议，那就是将甘肃省分治，成立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议案。并将内蒙的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划归宁夏管辖，并任命门致中为宁夏省主席，刘郁芬为甘肃省主席，孙连仲为青海省主席。但阿拉善旗的王爷塔旺布里甲拉很不情愿归划宁夏省。他密谕阿旗的官员：“依旧实行旧制度，顶戴照旧有效，头发也不要剪。要对国民政府虚以周旋，要保持阿旗的独立性。”这样一来，新上任的门致中主席对阿旗感到很棘手，甚为头疼！几位省主席正在商讨阿旗之事，却见张厅长夫人领着一群美丽如仙的女学生谈笑风生地穿过客厅。在座的几位主席个个目瞪口呆！他们顿时停止了谈话，目送着姑娘们走进了后宅。

刘郁芬主席好奇地问张厅长：“这都是谁家的千金小姐，长得都这么漂亮！我还以为进了红楼梦大观园，见到了红楼十二钗呢！”

在座的将领们听了均哄堂大笑。张厅长神秘地对各位说：“其中一位是端王爷的孙女，与内人原是同窗好友，名叫毓嘉。另外几位嘛，我也没见过，待会儿问过夫人便知。”

孙连仲主席极为认真地笑着说：“那就有劳张厅长了，烦请务必打听仔细！”其他几位将领也应声附和。

张厅长大笑说：“诸位放心，能为诸将军尽一点微薄之力是我张某毕生的荣幸，不必客气！”

孙连仲将军回到家里，心里有如翻江倒海，总是不能平静，他的脑海里一次又一次浮现出那几张美丽的脸庞，耳边不时响起那群姑娘爽朗而甜美的笑声，他好像沉醉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中。



前左金耀先，前右罗本祥，后排左起毓箔，毓茹，毓廉，毓芝

孙连仲将军外号“孙大头”。在战场上屡建战功，马术极精，他可以倒挂在马肚子上，以两腿勾住马鞍，嘴里叼着指挥刀，双手打枪与敌人拼杀，颇受士兵和当地老百姓们的尊敬。由于他所率之士兵头顶上均戴有一顶草帽，故他的部队也享有“草帽队”之称。

第二天，他不由自主地又跑到了张厅长家，这也是张厅长夫妇所预料中之事。他的屁股还未在沙发上坐稳，便开口问张厅长夫妇：“昨天在贵府见到的那几位小姐？”

黄宝贞见他那迫不及待的样子，心中不禁觉得好笑。她知道孙将军是个爽朗而不拘小节的人，所以干脆单刀直入地说：“孙将军，不是我不肯帮您的忙，这件事实在是让我很为难。您可知道，这几位小姐都是清朝端郡王的亲孙女。其父是清朝的一等镇国将军爱新觉罗·溥儀。再说，人家都是十几岁的黄花大闺女，又是有文化的时髦女学生，总不能让堂堂的小郡主去给人家做姨太太吧！这让我如何开得了口啊？”

“倒也是。”孙连仲边说边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大脑袋，继而又对黄宝贞说：“你就说我还没结婚不就得了！”

黄宝贞一听便急了：“什么，让我骗人？您别忘了，我和毓嘉可是好朋友！俗话说，好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我才不会去干这种缺德的事呢！”黄宝贞的一番话立时激怒了孙连仲，他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张厅长急忙解围说：“将军莫急，办法总是有的！”言罢连连向太太直丢眼色。黄宝贞立时意识到自己言重了，忙满脸堆起笑容说：“孙将军，我倒有个主意！”

“怎样？”孙将军迫不及待地问。

黄宝贞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孙将军忙掏出打火机替她点燃。黄宝贞深深吮了一口香烟，从鼻孔里喷出两道烟雾，而后慢吞吞地对孙连仲说：“给太太和孩子一大笔钱，就说目前战事吃紧，让她们先回老家去，等战事好转再接他们回来，万万不可提娶姨太太之事！对毓嘉母亲这边也不能说有原配太太，一口咬定没有。这件事若是露了馅，我可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其实，我并不适合做这个媒，不过我倒可以给您推荐两个人。”

“哪两位啊？”孙连仲紧紧地追问。

“第一位，是毓嘉的母亲罗本祥的干女儿胡兰英（也叫胡红霞）。她是西北军第十一师师长吉鸿昌的夫人。她和罗本祥是邻居，经常出入罗府。老太太最爱听她讲话，不妨先让她在老太太面前吹吹风。这第二位嘛就是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他德高望重，大媒得由他去做，才显得既郑重又体面！孙将军，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呀？”

“那是那是，张夫人想得很周到！”孙连仲脸上立刻绽开了笑容，并催促黄宝贞说：“接着讲！”

黄宝贞又从鼻孔里喷出两道烟雾，来回走了几步，思索片刻后说：“胡兰英那里由我去谈，刘郁芬主席那儿……”她瞥了一眼孙连仲后说：“您自己去最合适！这样一来，我和毓嘉也不会为此伤了和气。孙将军，您看如何呀？”

“哎呀，好主意！”孙连仲一拍大腿站了起来，并说：“我这就去找刘郁芬！”

当孙连仲刚一走出大门，黄宝贞一撇嘴：“德行，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哼！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你，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可不能打击一大片啊！我张某对你可没有过二心！再说了，自古英雄爱美人嘛！这忙你可还是要帮的噢！”

张厅长扶着妻子的双肩轻轻摇了一下。黄宝贞一甩胳膊，冷冷地哼了一声便走进屋里。

孙连仲一迈进省主席刘郁芬的大门，刘主席便大笑着说：“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来请我做月老，对不对？”

孙连仲不好意思地笑了，下意识地又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大脑袋。

而黄宝贞这边也给胡兰英吹了吹风。

一天，胡兰英提着我祖母最爱吃的萨其马，满面春风地进了门。一见我祖

母面就说：“干妈，您可是要交好运啦！”

“我还能有什么好运？等下辈子吧！”祖母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胡兰英急忙凑上前去，贴近我祖母的耳边神秘地说：“干妈，我这儿跟您说正经的呢！西北军的孙连仲将军看上咱们家老九了！”

“有这回事？他在哪儿看见过九姑娘（毓珍）呢？”

“在毓嘉的好友黄宝贞家里。孙将军可喜欢九妹了，还要请人来提亲呢！”

“你是打哪儿听说的，快给干妈讲讲！”祖母忙放下手里的活，仔细打听起来。

“是张厅长夫人黄宝贞告诉我的。”

“那她有没有讲起孙连仲的情况？”

“她说孙连仲没有家室，四十岁左右。”

“四十岁的人还没有家室，又有那么高的地位，这不太可能吧？”

“要不然就是太太过世了，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正巧，八姑妈毓凤从我祖母门前经过，她们的这番对话八姑妈听得一清二楚。她咬紧了嘴唇，心中暗暗思索着：“孙连仲就是学校里老师在课堂上多次讲到过的那位英雄，他指挥的草帽队那可是最受老百姓尊敬与爱戴的。要是能嫁给这样的英雄……”她边想边默默地走开了。

八姑妈毓凤是祖父的三夫人金耀先所生，和九姑妈毓珍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姐妹之间相处甚是和睦，只是二位母亲之间时常发生一些摩擦。因家里主要经济来源是我祖母罗本祥所生之子柯布托来承担的，自然我祖母说话办事都硬气些。三祖母从来都是谨言慎行，生怕得罪我祖母罗本祥。即使受了什么委屈，也只能眼泪往肚里咽。这一切，八姑妈打小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早就暗暗发誓要做人上人，要出人头地，更不会给人家做小老婆！

没过几天，刘郁芬主席果然登门提亲来了，我祖母热情地将刘主席请进屋里。刘主席兴致勃勃地说：“老夫人，您可曾听说过孙连仲将军吗？”

祖母忙说：“听说过，当然听说过！他所率领的草帽大刀骑兵团个个骁勇无比！颇受老百姓的欢迎！”

刘主席伸出大拇指夸赞说：“那孙连仲将军可是屡建战功的英雄啊！他和老家的妻子已分了手，如今尚未娶亲。孙将军对令爱毓珍可是一见钟情啊！若是毓珍嫁过去，那可是明媒正娶的一品夫人，这是天作之合，我这个月老把红线这么一牵，您老也就可以安度晚年了！”

“不过就是岁数大了点！”

“大点好，会疼人，姑娘嫁过去保证不受委屈！”

一番话把我祖母说得很是动心，于是便说：“我看这样吧，挑个黄道吉日，选个好地方，让九姑娘和孙将军见个面。我们家虽说是个封建家庭，但现在都民国了，还是得听听孩子自己的意见，就算是半包办半自由吧！”

刘主席听了大笑道：“老夫人讲话真风趣，很能跟上潮流，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刘主席一走，我祖母急忙欣喜地奔到九姑妈房中。九姑妈毓珍正在梳头，她从镜中望着乐不可支的母亲，不解地问：“妈妈，何事如此高兴？”

“丫头，你可要交好运啦！我这宝贝女儿可真有造化！”

“什么呀？语无伦次的！”九姑妈扇动着长长的睫毛，不解地嘀咕着。

“傻丫头，孙连仲将军看上你啦！”

“妈妈，我喜欢的人是靳慧平，是门致中主席的秘书，这您是知道的！”

我祖母被女儿抢白得半天没说出话来。她望着女儿秀美的面庞说：“妈知道你早有意中人，但是，孙连仲将军的地位远远高于靳慧平。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再说了，人家孙将军是派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亲自来提的亲，咱们总得给刘主席留点面子，成不成的，咱们也得去相这个亲！”

九姑妈放下梳子冷冷地说：“当然了，无论从哪方面讲，我们也得给人家这个面子。不过，我还是要嫁给靳慧平，他和我年纪相仿，又谈得来。孙连仲都四十好几了，八成连孙子都有了把！”

“这，这！”一席话噎得我祖母无言以对，“唉——”地长叹一声走了出去。

“妈妈您放心，相亲酒席我去就是了。”九姑妈朝我祖母的背影喊了一声。

相亲酒席安排在兰州最高级的一家大酒楼。由门致中主席提议，让九姑妈所有的姐妹都出席宴会，理由是怕九姑妈拘束，其实他有自己的打算。

宴会厅里喜气洋洋。几乎所有西北军高级将领都应邀出席了宴会。其中还有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刚上任的西北地质局局长刘义辰（又名刘谦安）先生。酒宴上，姑妈们个个花枝招展，争芳斗艳。九姑妈性格温顺，心地极为善良，在姐妹当中长得也最美。她一直羞涩地低着头，满脸通红。只是在一进门时，经刘郁芬主席介绍，看了一眼孙连仲将军。九姑娘正对着孙连仲而坐，旁边紧挨着八姑妈毓凤。孙连仲不时用眼扫一扫每一位姑娘，心中暗想：“今儿个可真是艳福不浅啊！”

当他看到八姑妈毓凤时，八姑妈那双含情脉脉的双眼俏皮地向他递送着秋波。孙连仲心中不由得扑通扑通直跳。一种莫名其妙的激情油然而生，于是不由自主地又偷偷向八姑妈望去。八姑妈又给他一个甜甜的笑，孙连仲也笑了。他在想：“这个八姑娘虽不如九姑娘美丽，却比九姑娘更活泼可爱。”于是两

人你一来我一去眉目传情起来。这一切都被宁夏省主席门致中看在眼里，心中暗自欢喜。因为他早就看上了我九姑妈。自从见过九姑妈后，几晚上都未曾睡过觉。而九姑妈傻乎乎的一直低着头，根本没注意到所发生的一切。

那位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西北地质局局长刘义辰，一直死死地盯着我六姑妈毓嘉，连眼皮都不舍得眨一下，显然，他爱上了六姑妈。

宴会散后，孙连仲将军对刘郁芬主席说：“非常抱歉，我更喜欢老八，我要娶八姑娘！”

刘郁芬一听便急了：“你这是乱弹琴！这媒人我做不了了，你另请高明吧！”

孙连仲忙哄着刘郁芬说：“刘主席，您别生气呀！这忙您一定得帮到底！今后您让我做什么事都行！”

“九姑娘长得最美，你还挑什么呀挑！”

“这我知道，可是老八更活泼，更可爱！九姑娘太死板了，再说年龄也小了点，人是最美，那我还不如买张美人画贴墙上呢，更美！”

“你可真会给我出难题！你有所不知，这老八、老九不是一母所生，这让我向老夫人罗本祥如何交代呀？唉……”这时门致中主席走过来解围说：“刘主席莫为难，我倒是非常喜欢九姑娘！”

“乱来！那你原配夫人呢？”刘主席愤愤地问。

“和孙将军一样，等我把家室安排好，再请您帮我去提亲。总之，我也绝对不会亏待美丽的小郡主！”

“看来也只好如此啦！”刘郁芬真是无可奈何。

八姑妈自宴会散后回至家中兴奋异常。三祖母不解地问：“人家九姑娘攀上了高枝，你高哪门子兴？莫名其妙！”

“等着瞧吧！”八姑妈胸有成竹得意洋洋地说。

“你说什么呢？”三祖母没听清楚，一个劲地问。八姑妈不再吭声。

第二天，刘郁芬又来了。我祖母原以为这门亲事就算定了，没想到事与愿违，她心中极为不悦，脸上也很挂不住，但还得强忍着，故作镇静地说：“老



罗毓珍

八、老九都一样，都是我的女儿。您稍候，我去把三夫人请来。”

三祖母金耀先很会说话，她平和而恭敬地说：“八姑娘的事全凭姐姐做主。”

八姑妈自从刘郁芬主席进了门，就一直在门外偷听，这下可把她乐坏了，她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我祖母识趣地对刘郁芬说：“您和三夫人再谈会儿，我去看看九姑娘。”

我祖母满脸不高兴地走进九姑妈房间：“毓珍，你还不愿意嫁给孙连仲，这回倒好，你想嫁人家人家还不要你呢！人家孙将军没看上你，看上老八啦！”九姑妈一听，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挫伤，觉得很丢面子，委屈得哭了起来。

我祖母安慰九姑妈说：“有什么好哭的，你不是不愿嫁给孙将军嘛，那么就嫁给你那个相好的靳慧平吧！这是命，认命吧！”

正巧八姑妈从窗户根经过，她讥讽地朝窗内说：“什么命，这叫鬼使神差！”

我祖母听罢气得直哆嗦，一时说不出话来。九姑妈顿时没了眼泪，她惊愕地睁着美丽的双眼，不明白为什么八姐突然间变得如此无情。

我祖母愤愤地对女儿说：“你听见了吧，这还没正式结婚呢，就抖起来了。等她正式过了门，当上了青海省主席夫人，还能把咱们娘儿几个放在眼里吗？你若是真嫁给那个无权又无势的穷秘书靳慧平，就等着让老八她们娘俩讥笑吧！今后在八姑娘面前，就别想再抬起头来！你好好寻思寻思妈说得对不对？”言罢气哼哼地走出了九姑妈的房间。九姑妈茫然地望着母亲的背影，不知所措。

1929年元旦，孙连仲与八姑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由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主持，地方大小官吏均送来贺礼。门致中作为证婚人也带着重礼赴宴。我祖母心中再不愉快也得撑着面子带着女儿们参加酒宴。她望着老八满面春风地站在门口迎接前来贺喜的宾客，心中很不是滋味儿。刘郁芬主席似乎觉察出我祖母的心思，便热情地走过来双手抱拳说：“给老夫人道喜，老夫人今乃双喜临门呀！”

“此话怎讲，那一喜从何而来？”我祖母不解地问。

刘郁芬故作神秘地凑近我祖母耳边说：“门致中主席看上九姑娘了，正求我帮忙向老夫人提亲呢，等老八的婚事忙完了，就该轮到老九了，这不是双喜临门嘛！”

“孙连仲年龄就够大的了，这门致中比孙连仲还大，我看不太合适。再说，九姑娘也未必答应。”我祖母不悦地说。

“老夫人，您先给九姑娘透透风，然后咱们再商量。”刘郁芬说完又忙着招呼客人去了。



孙连仲将军

我祖母瞥了一眼门致中，见他的年龄似乎比自己还要大，“唉——”地长叹一声，心中好似堵了一个大疙瘩。

此时正值大旱灾年，刘郁芬为扩充军队，又新增师旅十多个，军费于是更加吃紧。为此他不顾民间疾苦，加紧对百姓索粮派捐，致使原来在赋税分成摊派标准上本有争议的回汉纠纷更加激烈。他采取杀人立威的方法，用以压服回民。没想到压而不服，却引火烧身。

17岁的回民马仲英于1928年3月率众造反。刘郁芬急电向冯玉祥告急。冯派所部暂编第三师师长吉鸿昌率师援甘，追击马仲英的主力部队。经天水等重大战役重创马仲英部，迫使马仲英离甘入蒙。马仲英带着军队东奔西逃，居无定处，处

境甚是危机。正在这时，侦探来报：“宁夏省主席兼国民军第七军军长门致中实际只辖一个师。且该师的冯安邦旅、吴鹏举旅已赴甘肃援河州，至今未回。宁夏防务空虚，只有门致中的手枪营（约三百人）驻防，极易攻取。”马仲英闻之大喜，决定攻打宁夏城。

阿拉善旗蒙王塔旺布里甲拉得知马仲英准备攻打宁夏，异常兴奋，认为报仇的时机已经来临。

因为在此之前，内蒙古阿拉善旗爆发了以德钦一心诺尔布（汉名：德毅忱）为首的推翻蒙古王公制度的革命事变，曾得到过门致中的援助。事变失败后，德钦一心诺尔布等革命事变领导人及武装力量撤至宁夏，被门致中保护起来。故塔王闻讯马仲英攻取宁夏，忙派人前去与马仲英接洽，愿酬以重金和枪支马匹，请取道阿拉善攻打宁夏，驱逐门致中，捕捉德钦一心诺尔布等人，以雪旧恨。当马仲英率一万多人马到达阿拉善定远营后，王府官员热情接待，并盛宴款待三日。

1929年3月底，马仲英率兵从西、北、东三面猛攻宁夏城，很快就占领了西门。门致中做梦也没想到马仲英来得如此之快，只得仓皇率手枪营士兵出战迎

敌。当他从望远镜中看见马仲英部红、白、黑各一色的马队气势汹汹地冲过来时，知道寡不敌众，忙率士兵从南门突围弃城而逃，并向刘郁芬告急求援。刘郁芬接电后得知宁夏城已失陷，忙电令吉鸿昌率师进剿，并限克日收复宁夏。

门致中由于对防务毫无准备，遭到马仲英的袭击。省政府各厅处长均未能逃出，他的秘书靳慧平也不知下落。当门致中逃到中卫县时，才遇到刚刚奉刘郁芬之命、从甘肃调回宁夏的自己统帅的部下——冯安邦旅和吴鹏举旅。但门致中下令：“我们兵力单薄，不可轻举妄动，还是在这里等待吉鸿昌部到来，共同收复宁夏城比较可靠。”吉部于4月底到达中卫，吉鸿昌求战心切，马上布置进攻。

马仲英为阻止国民军北上，派兵驻守大坝以西山地。由此吉鸿昌率师直扑大坝。在战斗打响前，吉鸿昌下令：“今天这一仗，只准胜，不准败！如果打不垮敌人，大坝就是我跟诸弟兄的葬身之地！”他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手握大刀，高声下达着作战命令：“一、祁凤林团，依一、二、三营顺序，向大桥猛冲，务必占领大桥；二、团长祁凤林率第一营冲锋开始，第二营继之，我带领第三营殿后；三、冲锋时，只许向前看，不准左右看，更不能回头看，违者处死；四、炮兵对准目标齐射，炮声一停，冲锋开始。”命令下达完毕，官兵皆脱去上衣。一时炮声震天，杀声遍野。马仲英部在大桥两侧构成火网。第一营尚未到达马部阵地前已伤亡过半，吉即令第二营继续冲锋。快到桥头附近



门致中

时，吉鸿昌率第三营也冲入火阵。马部虽以炽盛的火力顽抗，却阻挡不住国民军前赴后继地连续猛冲，大桥终被夺了回来。马仲英部顿时惊慌溃乱，沿汉渠向北逃去。吉鸿昌率兵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银川一带。马仲英自知大势已去，弃城逃向石嘴山、磴口方向。5月5日，吉鸿昌率师进入宁夏城，收复了被马仲英攻占达一个月的宁夏。老百姓对门致中弃城而逃非常不满，给他起了个外名叫“破大门”。门致中听罢心中也很不舒服，提出辞职。此时正值蒋冯大战前夕，冯玉祥极需巩固后方、聚集人才，便电令门致中继任宁夏省主席，并将吉鸿昌师编入门致中军中，改称国民革

命军第十军，由吉鸿昌任军长，驻防宁夏。这样一来，门致中便又大大方方做起他的省主席来。门致中继任后，他所管辖的宁夏省最富有的就是阿拉善旗。但由于塔王不接受也不承认门致中，故阿拉善旗拒不缴纳税务，而宁夏其他地方也因连年战祸收不上税银，致使他无钱去安抚伤亡士兵及家属，也无经济能力为士兵准备粮草，这就使得吉鸿昌对门致中极为不满，两人矛盾日趋尖锐。

而九姑妈一月有余没有见到靳慧平，心急如焚，四处托人打听，均无消息。她终日不思茶饭，已是面黄肌瘦。我祖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有一天，九姑妈呆若木鸡地坐在自己屋里，暗自垂泪。这时，六姑妈和她的未婚夫刘义辰兴高采烈地进了家门，边走边喊：“妈妈帮我拿一下，东西太多了，我拿不动啦！”

祖母一溜小跑奔到门口，见六姑妈和刘义辰抱着一大堆准备结婚用的毛料子、绸缎等。祖母急忙接过来一些抱进屋里。她望着这一对活泼欢快的孩子，心中感到无比的欣慰。

六姑妈放下东西便问：“妈，九妹呢？”祖母一听问到老九，眼圈一红，落下泪来。六姑妈忙上前关切地说：“妈妈，您有何烦心事，快跟我说说，千万别闷在心里头！”

祖母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说：“老六啊，靳慧平至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九妹整日茶饭不思，眼瞧着人一天天瘦下去，妈心疼啊！门致中主席昨儿个还托刘郁芬主席来提亲，老九怎肯答应呢！确实也太委屈你九妹了，我想起这件事就心烦！”

六姑妈叹口气说：“据我分析，靳慧平肯定是死在混战中了，省政府里的人几乎就没有几个活着跑出来的。本来马仲英在甘肃跟刘郁芬那儿打，所以门致中才将部队派往甘肃援助刘主席去了。谁承想马仲英又突然回过头来进攻宁夏，门致中没有军队防务，只有手枪营的三百人，如果不突围弃城逃跑，那就是等死。靳慧平肯定是被土匪打死了，否则绝不会杳无音讯。这次匪乱，老百姓也有不少死于非命，战祸难避呀！妈妈，您就想开点吧！门致中岁数确实大了点，可人还是蛮热心的。他还要去请刘郁芬主席为我和义辰主持婚礼呢！九妹若肯嫁给门致中，一定会享福。再说了，门致中一直跟着冯玉祥南征北战的，是冯玉祥的重臣元老，现在又是省主席，将来的位置也低不了！要我说呀，这桩婚事可以考虑考虑。老八和孙连仲岁数也相差不少，不是过得也挺好的嘛！”

祖母一听六姑妈提起老八，生气地说：“自打老八元旦与孙连仲结了婚，就将她母亲和她那几个兄弟姐妹都接走了，彻底跟咱们分开了，真是隔层肚皮隔层山呢，唉……”